

57  
光緒甲辰

革命駁議

上海時中書局代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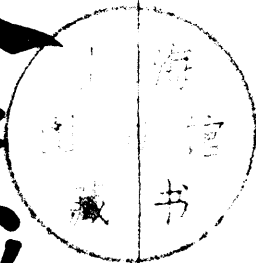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7 5777B

光緒甲辰

革命駁議

上海時中書局代印



嗚呼言革命者付一腔熱血於最無用之地者也其說太駭世俗而其事曾無一毫之能爲滿幅空談徒供人噱且鄒容以乳臭小兒罔知忌諱又以曾至外邦習見野蠻自由橫貫胸中直不知禮義爲何物也然而君親無將而誅焉已無所逃於春秋之義又其書不經不雅無理無文粗淺者見之亦得半知一解則豈能善諒其所言夫苟不善諒以爲事真可爲將離五萬萬民於政府

丁册總四萬萬二千六百四十四萬七千三百二十五非核數也中國人民五萬萬方且不止即一州一邑人數必溢於册數可觀

是大可懼噫今日之政

人今

府既無能禦外矣惟此五萬萬民庶猶使列強稍存顧忌則正合五萬萬民與政府團結一腦聯絡一心民之無權無勢無力而得藉政府以有其氣而政府即藉此民氣以抵制外人相忍爲國或尙有希望於萬一并此五萬萬民而挾之離其事更不可問矣夫古者盤庚遷殷有衆咸造周公立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降及春秋戰國時遇大事而謀之衆者猶數見不鮮是民者本無禁使與聞國政之說也是中

法也非西法也故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汝則有大疑謀及庶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所謂專制政體者一事無不爲民設一令無不遂民志而民忍談革命哉民之談革命民之罪也民之忍談革命其諸有忍之者在與雖然猶是民也若吾邑芸香草堂羣弟子類能籀西書講西學而獨不惑於西人一切邪說有雖欲使談革命亦如容所謂刀加頸鎗指胸不敢言者此其文明相去何如邪若在野蠻言卽言之矣僕忝主齋席輒自謂有八字訣以示人曰法不如新道不如舊竊幸二三子之不我難也乃命作革命駁議得如干篇彙成一卷敢曰稍收拾民心一歸政府頗欲其不卽散云而僕前見革命軍一冊隨筆十數則并與顧君一書語亦涉革命附於後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南匯于嚙

# 革命駁議

潘增基

革命之舉創於英繼於美盛於法當一千六百八十八年

即康熙十七年

英人迎統

領威廉爲英主世名之曰英國名譽革命又稱威廉三世此英國革命之起點

也後九十年有美國之革命後十餘年又有法國之革命法國之革命肇端於

一千七百八十九年

即乾隆十四年

國民破巴士的爾之獄

破獄之日爲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法人以是

舉爲革命之發端至今用此日爲令節

於是國會合議決意變法平分全國八十三縣三百七十四

郡而孟得斯鳩福祿特爾盧索等所唱之自由民權之說行矣而斐脫蘭

立憲君政

吉龍德

溫和黨共和黨

孟丁

激進黨共和黨

諸黨亦因之而起矣嗣後又有拿波侖力巴脫

者出而法之革命遂無已日且其革命之風潮捲地滔天絕太平洋而蕩撼亞陸少年子弟聞此以爲自立之聖藥去腐之良劑也於是私結黨人竭力排滿作革命軍序革命軍刊革命軍傳佈國中務輸入歐美立國之精神以滿我國

人奴隸之性質庶幾二千年陰曠之長夜始復有一綫之光明而烈藥之可以起死者有時亦足以殺人卽不殺人必至自殺黨人乎黨人乎革命其可爲乎其言曰革命必先剖清人種因詆 聖清爲逆胡發祥之地爲賊滿州

列祖

列宗爲游牧種類思有以剗削之消磨之使中國陸地成乾淨

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其膽非不壯也吾獨不解持保種之說者欲滅累世戴德之滿人而反親甲午受侮之日本何其忘近讎而思遠恥邪且不言保種則已若以種類言黃種而外有白種有黑種有紅種有糞種五洲之種類良多與我同種者乃棄之如遺不與我同種者反親之若素髮辮去也而有所不恤服式改也而有所不辭革履阿阿然所不能盡仿西式者眼之碧準之隆耳嗚呼所爲若此夫亦不知類者矣能救滿洲之危斯豪傑也不能救滿洲之危徒謾罵之希圖篡試非豪傑乃逆賊耳險矣哉革命其可爲乎其言曰革命必先掃除數千年種種專制之政體噫中國朝廷初何嘗有專制之政體哉稽之上古

堯則闢門詢岳湯則能自得師深宮虛已求賢萬不樂獨斷獨行擅作威福迨成周繼起景運維新其告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箕子陳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夫必入告而後施其謀猷與今泰西議院章程凡事必先奏請朝廷批准施行之例相脗合至謀而及於庶人卿士則卽國有大事下諸議院以覘衆志之何如也專制云乎哉卽我 聖清亦罔不然凡遇艱大事端必下六部九卿會議或 詔

令各省封疆大吏妥議入奏卽無足重輕之案件亦必令該部議覆然後斟酌施行吾不知若人之所謂專制者固何指也或曰彼詬 朝廷爲專制非不知

朝廷無專制之政也實欲人人離心背德陰行其弑逆之謀也妄矣哉革命其可爲乎其言曰革命爲國民去服從之根性革命爲國民脫奴隸之羈勒革命爲國民講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一切權利一若獲此權利無殊天馬行空國法王章槩不受其羈縻不然便是服從也便是奴隸也彼不以曾國藩左宗



棠李鴻章爲中國人奴隸之代表乎彼不以袁世凱張之洞爲滿洲人孝順之奴隸乎目諸公爲奴隸則反對諸公者勢不得不尊之崇之以楊洪爲起義軍以譚劉唐鄧諸人爲前途莫大之影響是非倒置未有甚於此者也徒令中國斥爲黨徒目爲悖逆指爲不軌怒爲敵讎獲之則誅盡獲則盡誅吾不知若人於此將何以施其技也其或不能革國之命而聽其革已之命乎抑將求護於西人苟全性命於租界不爲國流血乎若果求護於西人不爲國流血也則不爲滿人之奴隸者勢必爲西人之奴隸其不獲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權利也可知若非求護於西人而肯爲國流血也則身死人手其不獲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權利也亦可知難矣哉革命其可爲乎吾於是爲革命黨惜惜其人才之誤用也吾於是爲革命黨危危其行事之必敗也吾於爲革命黨勸勸其及早回頭勿終入迷途而不悟也爾自思之爾之食毛踐土者幾何年爾祖父之食毛踐土者幾何年爾祖父之身而思爲

有明光復報讎乎謀反乎不待智者而後決矣况

聖清之待漢人亦不爲

不厚刑罰之條寬矣賦稅之制輕矣登進之路廣矣賑卹之典多矣若人何獨  
詆之侮之不遺餘力較之道咸時之髮逆其陰鷙險很則更有甚者吾聞髮逆  
有一楹聯云舊主本仁慈奈何汚吏貪官斷送六七王事業新君亦英敏藉此  
謀臣戰將收回十八省江山髮逆尙不忘舊主之仁慈今欲自新其國者詆君  
德如此其悖謬也則誠髮逆之不若矣中國卽曰衰弱而欲誅此數百不逞之  
徒吹灰之力九牛一毛也謹告黨人慎毋爲孫文之黨援康梁之臂助則黨人  
幸甚國家幸甚萬民幸甚

陳象賢

革命之宗旨詳於盧索民約論孟德斯鳩萬法精理彌勒約翰自由之理法國  
獨主檄文等書於是有侈談革命事者糾合年少子弟逞其血氣之勇妄思排  
擊以爲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世界之公理也由蠻野而進文明也除奴隸而

爲主人也動曰處今日之時則不得不革命值今日之勢則不得不革命而革命之風遂傳及中土然而西人之革命以精神而今之革命以摹擬也西人之革命以學以政以教而今之革命以空言以血氣以徒手也故在上者雖甚驚惶識者早知其必敗從來英雄將舉大事其作爲必有深愜夫民心者今彼所謂忠君非我所謂忠君也彼所謂愛國非我所謂愛國也彼所謂孝親非我所謂孝親也彼所謂敬長非我所謂敬長也縱橫恣肆僅有搖惑技倆而不從學問中起灑上兒戲之軍徒使國中以叛逆目之移文州郡傳電畿疆捕索之嚴甚於寇賊由是紛紛逃匿非租界無容身地一時蓬蓬勃勃之氣焰頓消於無何有之鄉殊可笑也且若人非以流血犧牲爲宗旨者乎今事機發覺天怒頻加若人固當挺身而出萬不可有所希冀乃律師之請何爲邪吾聞若人以獨立自由爲義務者也今身匿於租界命寄於律師所謂獨立者何在所謂自由者又何在邪吾又聞若人有保種之言又講同洲之誼者也今滿人之與我同

種與我同洲者背之若是西人之不與我同種不與我同洲者親之若彼所謂保種所謂同洲之誼又何在邪觀革命黨新譯日本田野君所著最近支那革命運動一書其言詞之悖逆實有耳不忍聞口不忍道者若人譯之若人刊之若人傳之噫吾決若人之革命必無有成吾恐他人之革命緣之起事也俄則革命於黃河之北德則革命於黃河之南英則革命於長江一帶日本則革命於閩浙之間法則革命於滇粵之地而已則無命之可革徒倡革命之說以召瓜分之禍亦何樂而爲哉因爲此革命駁議以告持謬說之可造英才

### 胡薪傳

我大清於今二百數十年矣革命明命爲清命吾祖吾宗公認之固亦二百數十年於茲矣一旦起而言革命革命夫欲舉二百數十年祖宗所公認之命而革之可乎哉能乎哉矧今我皇上仁孝聖明固爲天下所共仰卽一時之不能行其志亦爲天下所共諒而何忍言革命也且言革命者藉口於政事

之腐敗也然而 大清之政事其行之至久者二百數十年其所有弊政則在數十年或數年革數年數十年之政與革二百數十年之命孰難孰易革數年數十年積漸生弊之政與革二百數十年祖宗公認之命孰非孰是此不待智者而後決也且彼之謂革政不及而不得不革命者吾不知其果計及革政與革命之時日否也或曰四五年後中國必亡或曰十年或曰二十年夫使中國之亡而果速也則革政不及革命亦不能及也若十年二十年之間猶不至於亡則就此十年與二十年之間孳孳革政亦何慮其不及哉恐革命轉不如革政之速也且聚數百手無寸鐵足不能出界之學生其不足與言革命又理之至明者就令有千百錚錚之民黨然此千百民黨非生而錚錚也其必資十年二十年之學問閱歷而後有所據若此十年二十年之中日日空談其何裨哉抑吾謂 國家縱武備不修然千百之民黨亦尙不足勝革命之才敷革命之用何則一行革命則前者死後者繼必需用此無窮之人才此無窮之人才試

問須經幾年月始能造成然則革命信遲於革政矣况乎革命之後仍須革政詎得謂一經革命則上下之人心風俗皆可立時隨之以革哉夫中國之亡吾不信若者所言之速也然而如今日之政吾亦不能諱言其終不亡也故海內之言革政者多矣內外大臣亦有知政之當革者第紆徐以革之而不肯直截以革之雖然彼亦未始不有鑒於前迹有棘手卽有阻力不成反敗耳由此以觀彼迫不及待而曰革命革命吾又恐革政之機會將因之而失革政之萌芽將因之而絕革命之空言反藉爲革政之阻力也卽自謂並非空言而有千百錚錚之民黨實行其事乃萬一衆志不齊中途分手或互相殘殺或互相攘奪則以暴易暴民益不堪此後尙何有革政之望乎則言革命者無甯歸而言革政之爲愈矣夫若者固謂革政無權不如革命之有權然而可先革人心可繼革風俗及其通國之人心革通國之風俗革所謂國政者亦隨之以革詎得謂革政之果無權乎不求革政而欲革命分滿漢之畛域適以啓外人之凱覲中

國之命若輩未必能革而革我者且出自他人吾逆向之言革命者至此亦不敢復言革命矣噫是可殺也而不可赦

曹鳳翔

今天下有創愛國社者矣有結爲愛國黨者矣有著爲愛國篇愛國論者矣議論激昂一若真赤心愛國也徐而考其宗旨則囂囂然擾擾然曰我將藉以行革命之事也我將因以遂易代之謀也我將保國土之不凌夷不得不亟圖滅清排滿也噫不有君國奚立凡在普天率土食毛踐土之人試問能塊然自立於大地之上者誰乎抑必須君上治之然後能安居而樂業也如必須君上治也則必先愛其君然後能愛其國未有不愛其君而能愛國者君與國安得歧之而二之且自漢唐以來國家之撫育黎元有若我 聖清之德洋恩溥者哉賦稅也較前朝薄矣刑罰也較前朝輕矣登進之途較前朝而廣征權之政較前朝而寬以及凶年則議蠲緩也流民則籌撫卹也內用之物不責民以輸

將也爭戰之時不抽丁而從役也種種歷朝苛政至 聖朝則悉數豁除君  
之待民亦云厚矣民苟天良未泯即捐糜頂踵尙不足酬高厚鴻恩奈何知有  
國而不知有君囂囂然擾擾然恣爲革命之說以作亂犯上爲能事視其君爲  
可有可無國爲萬民共有之國一則曰排滿再則曰滅清革命革命公然宣播  
於大廷廣衆間以此愛國直覆國耳國家安得此亂臣賊子哉且自古亂臣賊  
子卽欲揭竿起事亦從未有顯暴其君之失德如革命軍云云者狂暴如有明  
闖獻之流其僞檄猶曰君非無道擁立而煬蔽恒多殘賊如道咸間之洪楊苗  
李諸人所過地方猶託稱爲民除污吏貪官而不敢干犯我 朝 列聖  
卽昔歲拳匪之禍彼盡蠢如鹿豕者猶矯稱扶清滅洋而康梁譚林知逆臣亦  
必借保國保皇爲煽惑人心之具誠以尊君親上人所同然也乃彼思革命者  
日以排滿滅清爲口頭禪 廟諱 御名直書不避賊清胡牝信口狂  
談方之闖獻洪楊苗李輩逆蹟亦未至如是之昭彰豈眞國爲彼所有君可任



有任無乎我聞泰西有無君黨焉其宗旨在殺盡天下之帝王總統推其源流由波蘭被俄所夷若輩轉徙流離不勝其憤激而爲此邪說暴行自去歲美總統麥根來被弑美廷新訂律例有犯此者處以極刑近聞俄人又加嚴弑君之刑處之至爲慘酷蓋鷓鷹之逐人有同心逆蹟昭然理無寬恕彼欲革命者何尙冀外人之庇護而以租界爲逋逃藪倚西律爲護身符邪要而言之有國必先有君有君而後立國君既失其位卽國不得而存國與君萬不可歧而二之也如必欲去國君而存國民則豈有不國之命未革而革命者之命先革哉可惜孰甚

王友陸

堯舜揖讓湯武征誅自古天下本無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特得之者有異耳揖讓禪也非所謂革命也征誅代也不得謂非革命也湯武且革命則天下之言革命者似無足異然必君德若桀紂而後可革命不然則篡也今觀革命黨

人所作革命軍其意悖謬其說荒唐其心專在行弑以爲中國之政不可爲也故始而愛國今乃欲滅國始而保皇今乃欲謀皇滿人專制之政體務掃除也漢人奴隸之性質務脫去也脫去奴隸之性質斯可以言自由掃除專制之政體斯可以講平等不知平等者非謂名分平等也若名分而可以平等則君臣父子之倫滅矣何以西國明君賢相最重彝倫未嘗有放棄君臣父子而以平等爲治者吾華人不知西教誤會平等之說得毋爲西人鄙笑邪若夫自由之權人皆有之然謂當自由其道非謂可自由其非道也如君由於仁臣由於敬父由於慈子由於孝友由於信夫由於和妻由於柔士由於博古通今農由於出作入息工由於智創巧述商由於交易得所無論何人各有當由之道卽各有自由之權按之古今中外無不如斯乃言革命者輒欲以匹夫而撓天子之權子孫而悖祖父之訓弟不讓兄婦不讓夫各逞私意冀得自由此卽孟子所謂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非自由也所尤謬者詈我

聖清詬我

列祖

列宗并及我發祥之地而痛詆對我 朝廷而稱爾汝彼自稱爲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年種種狂悖卽較之歷來國賊其陰鷙險狠猶未必若是之甚也雖然彼具流血之志存保種之心若在 大清定鼎之初此等人諡爲毅諡爲節當亦無媿而在定鼎二百數十年之後始有此志存此心非所謂毅也非所謂節也是所謂叛也是所謂逆也抱有有用之才而爲叛逆之舉吾不解其何不思之甚也悲夫

錢選青

革命二字始見於孔子贊易其言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然則君非桀紂臣非湯武其必不可妄言革命也決矣然且蘇軾有武王非聖人之論高定有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之問蒙少時亦於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句及殷頑民數起夷齊扣馬不食周粟等事不能無疑漢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爲愚蓋自古至今於湯武之革命雖

此页缺页

此  
页  
缺  
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夷物物仰給於夷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魯襄公作楚宮卒死其中晉尙羗煮貊炙遂召五胡之亂革命逆徒醉心於夷欲變夏爲夷之志願尤急於夷人之覬覦中國幸其敗露之速自伏其辜否則中國之民胥將化而爲夷其禍尙堪設想邪作革命駁議歷指其迷而破其惑亦將以警世之醉心於夷者俾勿爲邪說所惑焉爾

### 王遵道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又曰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近德清俞蔭甫先生釋之以爲天下有道者卽三剛五常之達道雖百世不變聖人豈能易之故曰某不與易誠使聖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至於朝諸侯有天下亦惟是循其常道而已豈必有所變易哉信哉此言可以正革命逆黨之謬說矣夫彼逆黨之所以妄思革命者以爲天下事非大有更改不可爲治也不知三綱五常之達道聖人復起不能易之安有去人倫而能一日居中國哉三綱之理首及



君臣荷篠丈人潔身高隱子路尙謂其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况居天地之間爲中國之士食毛踐土二百餘年而欲廢君臣妄思革命此豈復有人理也哉西夷議院略如明季之會推但有權力者一二人主持其議耳不特民不能主卽議院中人亦不能悉主也故有此班勝則彼班盡斥分朋傾軋靡有已時蓋雖盜賊必有統一必有首從必相聽令彼政雖散於議院其主持國是之臣卽秉君權故能崛起一時特名分異耳勢力固未嘗異也不察其實而炫其名又欲犯上作亂以求逞其志冀效其敝俗愚亦甚矣且卽果爲民主處士橫議且有坑儒焚書之禍况庶人縱議豈有道時之天下所宜有哉又豈中國所能行哉揆革命之黨之意不過欲效民主之政設議院廢君臣耳不過欲去三綱五常之達道使人人有自主之權耳今爲一破其迷彼黨聞之其亦爽然自失乎且爲國之道譬如爲家嚴父如大君亞旅妻妾子孫猶大小臣僚僕隸之分與士庶人等今使父主家政閨門肅然子弟雖間有外誘之來猶知嚴憚

庭訓而其僕隸以不得自縱恣之故又習聞爲盜賊可得自由遂竊竊然相與謀逐其家主而誘其家人上下無辨已得擅其利其家之必敗可翹足而待也欲妄思革命者何以異此又其意以爲中國不大變易則不能致治此尤大謬五帝不易民而治以中國之政教風俗治中國之人民由先王之道參後世之法君臣憂勤上下輯睦實事求是去文務質選良守令以牧民先安之繼富之卒教之民氣大和朝政無闕四夷向化萬國來朝指願間事耳不求所以制夷徒知效夷慕夷甚乃妄求革命以自即於誅夷良可笑也雖然中國禮義之邦而生此梟獍反噬之賊人心之陷溺深矣不已深可慮哉

楊鼎盛

革命創自湯武然初非平空倡議日日昌言以革命爲幸功作亂之計也今吾皇上英明天縱中外欽仰何至下儕桀紂而彼革命黨人果孰是湯武其人乎至乃著書立說一心殺伐津津然以革命爲一若有甚樂大欲於其間者

又自知空言之無補徒取快於口舌而不能見諸行事猶不足以大暢其狂悖之心於是思禍念亂候風望塵聞起一亂焉聞出一匪焉輒殷然以勝廣發難相期惟恐天下之無事乃至追論已往之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楊秀清諸亂賊而贊歎之推崇之毀綱紀而長亂階使非病狂何至於此或者謂滿人入中國時殺戮太慘故當報復必言革命也夫鼎革之際順逆不一殺戮之事在所不免古今中外莫不皆然豈惟我朝諸人自命爲扶漢者試問漢與秦楚相爭百戰以有天下其間竟無殺戮之慘乎且如張李洪楊諸亂賊蹂躪中國殺戮至酷至慘至今談者猶爲色變諸人又贊歎而推崇之何也或者謂中國衰弱非革命變民主無以自強則尤大謬歐西諸國強者甚多不必盡由革命也談革命者甚多不必盡能興國也中國君權之大藉以變法特易且有聖君在上一旦乾綱獨斷以中國強猶反手此天下之所深信也革命事未可知夫舍至順之勢可恃之君而希冀萬一不可知之數欲以強國國其危乎殆矣

况強國仍在人才諸人遂足爲強國之人才乎則竊未敢信中國無事各國猶倡言瓜分設內鬩既起外侮遂乘竟實行瓜分之事國且折入於外人之手清命雖革中國滅亡矣烏在其強也方今敵鄰四迫中國之人正宜同心同德以相扶助以相抵禦庶幾吾固吾圉猶不至於滅亡爲他人役屬更何可自相讎視自相殘賊授人以隙乎如謂漢滿異種種之異同姑不必言試問滿洲之地非猶是亞洲乎同洲之人以有同洲之國較之瓜分於他洲之人不猶愈乎今諸人曰欲盡得滿人而甘心至引無稽之歌謠殺盡胡人方罷手之語以爲讖記又曰滿人於我無德當革命有德亦當革命不能變法當革命能變法亦當革命噫何從得此狼戾沈毒之言之行也自古處已對人必有彼此揆情度理期諸允當從無肆其私意取快一己祇圖自計不爲他人地步者卽在平等之人相對猶不能如此橫暴况其與我有君臣之分者其人亦在其中乎豈天必不應生滿人地必不應載滿人而必假手諸人以盡殺之滿人全部亦不下數

百萬其能一一束手坐待諸人之盡殺乎即在兩國讎敵戰陣既交猶不能肆殺如此即諸人謂滿人之來殺戮之慘亦不至肆殺如此故今猶有漢人試代滿人籌之將何以自處諸人非不知 皇上仁孝聖明也而必欲詆毀之至呼名痛罵如遇寇讎夫言革命即革命矣詆斥謾罵胡爲者此市井無賴之所爲稍知自愛者猶不敢效乃覲然爲之叫囂輕躁其意若謂不如是不足以惑天下而遂其革命嗚呼何足與語天下事哉又以戊戌之變 皇上不能脫禍指爲無才之證尤爲不諒夫 本朝以孝治天下 皇上隱忍周旋全身保位正見 皇上之才不可及豈必欲使我仁孝之 皇上出於鄭莊羸政之舉動始爲有才邪又據中庸始於天命終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爲讖記夫中庸爲千古講學言政之書何嘗有讖記在內以私見太甚之故深文傅會夫亦足見其讀書之誤矣又嘗以其所自說求諸孔孟而不合遂并孔孟而排斥之演說之際至增孔子以老二之稱孟子以老大之號輕薄口吻令聽者

不堪入耳我聞之西國名儒轉交口贊美我孔孟至有謂基督之教雖善尙未得中彼何智與抑適形此之愚與諸人有以後世尊榮將立銅像自命者斯非愚之一證乎豈其殺此無窮之人命而僅乃博一已銅像之報乎此固不足辨者嗟嗟或爲清流或出名裔聰明材力未必下人徒以中朝之衰視爲可欺悍然不顧曰革命革命設一旦力行嚴辦張大綱以羅致之彼言革命者又將轉而言尊王之不暇矣吁可慨哉可噫哉

胡鏡芳

革命者西國無君黨平權黨自由黨之別稱也其名創自德人剛德法人盧索而大盛於俄之尼希利黨其立意在不服君長肆意妄行其事等於史記刺客游俠而沾染於楊墨之無君無父斯人也皆吾中國聖賢所不取也而流行以至於華少年浮動不知去取見異思遷遂有各學生之自立革命黨名目印傳革命軍各冊腦氣搖混心迹離奇昧厥尊親醜詆國家其冊中誘人入黨以扶

漢除滿爲言吁怪矣豈忘食毛踐土三百年養士之恩乎夫所貴乎讀書識時務者爲其能折衝樽俎增光壇坫用以輔相我國家挽回時勢振興教化鞫統中西靈蠢各類同戴皇仁而展涓滴江河之效也孰有爲此無補於時而有害於世在上則爲覆國亡家之禍在下則爲人心世道之憂是所當拒之絕之放之殛之斬殺擯逐所不惜者也獨是事有似是而非者人有相等而異者本無聲氣之相通亦非應求之適合影響無所契其神狂妄不見合其迹乃亦受不逞之徒羅織入告陷於文網如游學日本之義勇隊及經濟特科中所取諸人誣以革命命不保夕逃者無地墜者深淵貽累之苦直如張儉范滂幾社復社之不可雪罪是真所謂一網打盡矣其諸於新政推行之意多刺謬乎夫 國家開經濟特科派出洋學生於 京師及各省會府廳州縣設中西學堂鼓舞振興自強不息將以開民智培賢才講求妙用務使人人識時務學術貫中西作育之意爲他日旁求襄贊之資意至美法至良也乃漲力之所趨卽有阻力

之相難舊臣錮習未化勢燄薰蒸新學邪念突興囂張勃發無風波浪構成大獄遂起黨錮東林之禍火熾而加烈焉嗚呼事必得其情罪必求其當而後受之者無痛心行之者無閤過共躡苗繇千古流傳亦以嚚惡奸回之甚不得汗堯舜之朝也使其情本有可原而以一時之喜怒遽加諸人鮮不謂很心辣手人莫敢阻其亦清夜捫心果無少媿乎哉

潘 鑫

我聞有形之逆賊兵討之無形之逆賊筆伐之革命者無形之逆賊也客適來言革命曰革命者以我朝壓制爲名此賊不平所由起也曰我朝有壓制乎夫自定鼎以來二百數十年治法悉如漢人我中國古之聖王不尙平權君臣上下之分尊卑貴賤之別資格已深由來甚久不自滿人始也壓制乎哉曰彼謂滿漢異對待滿厚而待漢薄耳且苟不疑漢駐防何爲曰是則異矣果爾八旗生計之疏何爲而屢上也八旗駐防各省果有疑漢心哉查乾隆三十五



年張若澁有請發八旗各省駐防一疏因八旗生齒日繁爲養育便宜之策各省之駐防自此始也張若澁滿人乎漢人乎疑漢乎哉曰彼以滿官制與漢官制爲有間耳則試問開國以來膺大任操大權爲文華殿大學士兼左右丞相預軍機重事者滿人多乎漢人多乎凡事須平心論之本朝之待漢也實無殊待滿也非若元朝之官制與漢有殊異也客曰去春上諭有食毛踐土之語曰滿食漢毛非漢食滿毛滿踐漢土非漢踐滿土此說何以辨之曰若是則伯夷叔齊何爲乎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之下乎朝號雖周土仍殷土則粟仍殷粟何周之有且漢亦後起之名也漢之土非秦土乎秦之土非三代土乎三代之土非三皇五帝土乎然則又何漢之有客曰賊猶不平乎國初之時清兵入山海關謂爲殺戮我高曾祖之高曾祖之伯叔兄舅姦淫我高曾祖之高曾祖之妻之女之姊妹若是其暴也嘻此則可笑矣我高曾祖之高曾祖已殺戮則我高曾祖之高曾祖之妻已成寡婦苟無滿人之姦淫我高曾祖之高

曾祖之子何自胎乎賊之身何自來乎曷不起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妻而問之究漢種乎滿種乎客既服而退遂次其語而筆之嗚呼賊之不道何可枚舉如客所述吾筆猶足伐之然而人心之陷溺深矣今雖爲無形之逆賊豈不大可慮哉安得起孔子而誅之起孟子而正之我請荷戈而從

### 費又新

客有造廬而請余曰聞子維新之士亦知有章炳麟鄒容陳範諸人乎余曰是當今所謂革命黨卽我大清叛逆之人實爲儒者所不齒而亦維新者所不敢引與爲伍也客曰以愚論之其迹固可憎其心猶可原蓋諸人者抱奇軼之才恨不能見用於當世而日擊夫靈耗頻來險機交迫又不能不急予以挽救故其始也創帝黨保皇之說爲拒俄拒法之謀以及所謂義勇隊國民會者皆極力欲救我大清也而卒無有用其言者於是挽救之念易而爲激烈之言作革命軍二萬餘言以期我大清君臣聞其言懷其言革故鼎新或能維持

於萬一斯時也諸人已拚諸一死雖刀鋸鼎鑊亦有所不辭推原其故仍惟欲救我 大清之心而已子以叛逆責之亦僅觀其迹而未原其意耳余曰客不聞其曰排滿與逆胡與甚而曰汝滿州汝賊清是儼然不認我 大清既不認我 大清又何有意之可原果其始終不改挽救之心則君主或有不善不妨爲切直之言羣臣或有不善不妨爲責備之語喜笑怒罵任自爲之終無大過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諸人者生於我 大清長於我 大清居我 大清之地隸我 大清之民忽然不認我 大清欲革我 大清之命其非理狂悖不特一時人民不得恕其罪卽天下萬世亦無能蔽其辜也夫揭竿斬木古者非無仗義以成大事者然世必有桀紂之君廷必有操莽之臣弔民伐罪以行湯武之事則可也試思我 皇上仁德且及兆民羣臣中亦未有權奸之亂國君非桀紂臣非操莽亦安用湯武爲哉雖有湯武且無用况諸人之更非湯武比乎其不謂之叛逆而何謂哉至考其言行舉止又

有難於索解者以流血自志而藉西人爲護符冀或苟全其性命以漢法自守而聽律師之指授期能脫免於羅縋始也慷慨激昂似乎置死生於不顧繼也畏首畏尾又轉輾自失其宗旨余嘗私心度之而得其故矣蓋諸人者能爲革命之論實無革命之方有飛律賓之才無飛律賓之勇不過鑒於英一千四百年與法十九世紀之故事特危其詞讜其論爲駭人聽聞地步其自誤之處亦未嘗不知自悔獨不肯直任其咎以致言動行爲自相矛盾噫聰明才智之士正用之則爲義勇忠良反用之卽爲亂臣賊子一或不慎終身之玷畢生莫贖余於章鄒諸人刻責之嚴駁之而轉深惜之矣客爲之動客改辭曰子言誠非河漢

陳 夏

自外禍速而 朝廷有變法之議自變法之無效於是創爲立憲者有之甚而昌言革命亦有之然猶未嘗刊布流傳煽惑斯世自庚子大敗後朝政愈壞外

患益急於是不逞之徒嘯聚外洋盤踞租界日夜謀所以興復中國之法而不可得因茲革命之思想遂怒發而不可遏夫使今日之天下而不若是吾知鄒容亦不至明目張膽播其橫說若是之甚也故吾不必爲鄒容咎爲今日之天下咎雖然鄒容亦非欲安天下者亦亂天下之流耳自古成大業者不求速化謀大功者不計小怨彼乃挾排滿之私見無異劉四之申申豔民主之自由潛肆洪楊之擾擾但逞一時之憤憾不計成事之易難嗚呼如鄒容者可謂無識之尤者焉故余就其所作革命軍一書遂指其非願與當世有識者共商之焉

點哉鄒氏爲此革命之說也不曰致殺之由而曰被殺之苦則囚者必起而集憾於有司一人之身不知有司非能殺人也其初必有所受其終必有所見乃忽以殘酷不仁之罪加之雖可喜受刑之囚徒終不足服有司之心如我朝入關悉遵明制有去弊而無加虐載於傳記國史者班班可攷而鄒氏以專制政體之過悉咎我朝豈我朝而始爲此專制政體邪既自襲之數千百年

則當爲數千百年之君咎乃不咎前世之專制是無異罪有司之不仁而不究有司之所以爲此不仁矣噫何不恕之甚哉然吾知之矣自入關定鼎以來相安已久滿漢之迹已消報復之言誰應鄒氏以爲不如此立言誰肯與我排滿者故排滿爲鄒氏之本意至欲脫專制之權而爲排滿者不過藉此誘惑人心耳非其真也

夫使果美西人立憲共和之幸福何不如英法革命故事環立要求以冀九重之一諾於是成則歡呼萬歲不成則別謀舉動未爲晚也何嘗有先逐故主之事哉鄒氏雲游外洋略涉西史豈不聞此乃開口便曰革命必先排滿排滿乃能革命是直挾嫌仇滿而已矣豈文明各國革命之舉哉

以上駁  
緒論

兩漢以下朝覲之儀臣有拜跪之文君無揖讓之禮識者早竊竊然議之然此可爲叔孫通咎而必欲議我朝之三跪九叩此不通之論也且又以滿漢不同族之故謂爲狼子野心試攷歷朝巡閱河工議築海防非爲我漢人乎天

下一家猶之一身豈有捍其頭目而不顧手足之理小人之揣測曷足怪哉若謂嚴華夷之限則封豕長蛇悉敷文教容亦蜀人據一成不變之例彼當退居要荒不得妄稱上國况我朝世居遼東在舜時爲幽并等州之地同處職方焉可外視矧爲相安三百年之久乎今猶硜硜於滿漢之見不可通也

少數服從多數之理此自相匹者言之不然小役大智役愚亦恒有之事而顧必以爲漢盡智滿盡愚抑何漢人之甘屈滿下而不欲一伸其智邪此說尤爲不足信矣

滿漢官制稽之會典似滿優於漢然優於此者乃絀於彼如八旗生計之苦非漢所堪若徭役惟旗人是使矣秀女惟滿人是選矣此非漢人之勝滿者乎而鄒容何以不言之也

各省都統將軍必用滿人者不過如周之三監英之印度總督法之安南巡撫其初藉以安反側之心况滿人長於馬步立法之初固不得不如此也

漢員有遭譴責而赦拜和坤等未嘗以旗員而寬假至云宗室八旗生而多貴然我漢人非無襲爵蔭生之世閱卽此亦不足徵其偏袒也

我朝取士悉遵明代乃英雄入我彀中之私意不責之明至無理矣然猶可曰但計目前不追既往所最周內者中國素分性理詞章之學自國初諸儒昌明攷據後於是小學盛興此韻府類函字典諸書所由作也謂用三書以銷磨我漢人復仇之銳志非吾人意料所及且明之制藝取士猶唐之詩賦宋之策論均爲習非所用使非采溫公十科取士之法安能祛空言之弊鄒容謂此乃有意銷磨士氣豈較量當時情勢之說哉

我朝薄賦超越前代卽蘇松而論明祖挾嫌加賦後經我朝遞減至同治間始得其平謂爲不薄賦夫誰信之矣卽官吏刻駁容或有之而賊吏之罪倍於尋常此何可爲國家咎非昭信票之失信攤賠欸之羅掘所可同日語也華工被虐華商受困邇者美人有限華人之令反視彼之在中國者言之我



朝誠爲不庇護矣不知我無海軍之游徼外洋將何術以保護之容何責人之所不能也

兵刑之制俱鑒自前代餉則較豐於前世刑則較薄於勝朝使援引西制以實其罪無乃失之過刻乎

若謂駁商以供土木之欲以視前之離宮數千里宮女數千人今曾有之乎無有也豈得以略葺圓明園謂爲一人之汰侈乎夫田間一富翁猶有園林之樂况九五之尊試舉西洋諸國窮極奢麗者較蓋不及百分之一焉又以媚洋之費爲漁我同胞之財產不知弱之事強乃天演之公例苟不俟自強之日而遽失友邦之歡心鄒容直欲陷政府於危地邪

然以上數者猶未足盡鄒容之狂叛自引揚州記以下無異酒漢醉號癩夫狂叫矣蓋自古易姓之際如周武之仁血流標杵夾谷之聖會匿甲兵卽西人十字軍之役德法普奧之戰何嘗不爭城爭野流血一時故入關之役不足駭世

界之聽聞也乃鄒容以爲九世之仇不容不報如是則揖讓以後無完主征伐之餘皆寇讎無理取鬧於斯極矣

雖然尤有無理者以德割膠州爲有意棄絕仁聖之鄉又謂康乾之南巡不過逞其快樂夫此割地與南巡一則外人要求一則閱視河工載在方策三尺皆知而鄒容以此爲言於是燭照其奸洞若觀火矣

吾聞之善於侮蔑人者不須言之汙穢但爲疑似之可以取信於人不然苟挾其必無之理架爲莫須有之說此不待智者而能知其妄矣鄒容挾其一偏之私逞其無稽之口詆歷聖於事久論定之後將以取信西人邪彼必以

年遠疑之又以激動本國邪恐臣服既久聞見必真必不爲若輩所動焉欲侮蔑人而無侮蔑之術容真一無識之徒耳中西異制誰不知之西人重民權故仰納稅於民中國則以納稅爲應盡之義務是以報效之說歷來政體使然彼遂爲虐我之證嗚呼容幸生於中西開通之世耳不幸而早生百餘年試自思

之亦將何如邪

統觀其所言革命之原因或援西制以強議中國或爲疑似以曲誣人非如割地非得已之舉而曰輕棄漢地易服本不相因之義而曰哉我異心嗟乎論人者不平心以出之猶且不可乃欲舉大事之人先出此無徵不信之言此彼所

以自居於破壞之列與吾亦信破壞而已矣與洪楊豈有異哉

以上駁革命之原因

鄒容之所言教育皆西人之今日始備者也試觀百年前之西人何如又觀五十年前之西人何如而彼欲急切爲之躡等而成之豈英雄多生於亂世而學術亦增進於亂世乎夫學術之進也潛移默運久道化成非一旦所能奏效所謂功大則難成者也吾不知建設之功若何浩大謂建設卽成於破壞世代雖起華盛頓而爲之有以知其不能何也條頓斯族本富獨立中國承累代之餘民氣淹淹不堪振作公德私德兩無所長此建設之功所由難於英美矣夫因其事之難因循不果則何怪有此野蠻之舉而爲以暴易暴之事鄒氏託公言

以快私欲於此亦可見一斑也

之駁革命教育

種族之說自歷來遷徙無常殊難細別不過舉黃白櫻色等之大者餘不宜及矣蓋人道以教化爲轉移故吳楚之君春秋書爵若必嚴若者爲華若者爲夷則中國本黃河流域一帶之地彼將何以處此邪謂保種不容不排滿者此亦

妄也

駁革命必  
謂落人種

夫奴隸者無恥之代名詞也忠臣必恥事二主義士亦恥爲苟安何嘗中國無知恥者乎然此可責之聖賢不能遽責之人人蓋人人爲風氣所淘成中國類靡卑汙之習牢不易改無教化以漸磨之一旦而遽欲易其俗難乎不難雖鄒容以國民自命而亦依仗洋人之勢假託西國之律以視魯仲連之願蹈東海而死者其品節爲何如邪知之非艱行之維艱吾不得爲鄒容恕雖然不能免奴隸而責人有奴隸之性不必言也至責中興諸佐以服從 本朝爲奴隸此更大謬不然者君臣之分定於二百年之久非朝秦暮楚可比况戡定亂黨本

國民應盡之義務若復挾仇滿之見曲庇洪楊之舉試問洪楊果有益於我同胞者乎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此天演之公例固無分中外者也

駁奴  
諫奴

美國政治上之完美固人人而知然其有自治之善始能享自治之福有獨立之質始能獲獨立之效不然東施效顰徒增醜態耳當一千六百八十二年於尼底結治落哀侖二省已受自治之權後則紐約等省化之蓋不待一千七百六十七年舉義之日而早已地方自治矣至其憲法雖似創格然本自閱歷者多成例在先史稱其最相宜於聯邦况復薩克生種人本富於自治思想回視我祖國其施設之難易固非可道里計矣而鄒容妄美他人之美是無異歎姬家之平治而學步周官未有不召安石之禍者也况彼既法合衆之所爲然必華盛頓之人而後成華盛頓之事有倡義奉華盛頓爲君主者乃不惟堅拒不納且曰自從軍以來未受驚若此之甚使略動皇帝之貴恐合衆之局有不爭立解體者乎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難免一字之誅此吾所由不

以憲法爲然矣非不然憲法也凡事宜行之以漸登遐自邇爲高自卑未能自治不可言自由未能守法不可言立法故議院可設而不可設中國之議院憲法固嘉而不可立中國之憲法吾非爲此過激之言請觀十八省之民風士俗始知此言之不謬也

然則中國任其一蹶而不振與曰不然此必自學堂始攷美爲殖民地時新英國諸省所設大書院有六處餘或在英國肄業其後之所以成自治之制者皆此因矣鄒容恃一己之知引羣盲而觀華采其勢必至於大亂矧復以利天下之私而爲排滿之說不幸而爲彼所蠢動而各國必咨請政府代平亂黨所謂狐未去而狼先乘之吾不能不爲黃種寒心也

以上駁革命  
獨立之大義

沈則葉

革命之舉始於英吉利繼於美利堅盛於法蘭西今則邪說讐言更傳佈於亞東大陸以爲欲演革命之活劇不得不造革命之風潮欲收革命之結果不得

不播革命之種子於是編革命軍譯支那最近革命運動種種謬說罄竹難書一言以蔽之曰大逆不道也其宗旨首在排滿豈知漢人排滿之說愈熾則滿人疑漢之心愈深夫今日之局勢非白種侵伐黃種之時代乎乃羣盜方矚於牆外而兄弟尙鬪於牆內盜或助兄以制弟或助弟以抗兄兄與弟不能和協其家未有不破者也夫滿漢畛域在定鼎之初誠不能免今已二百數十年於茲矣相處既久而必欲強分之是自孤其勢也舉目四望種族之相異較甚與滿人者有之權力之相逼較大於滿人者有之舍其大而爭其小遠其近而近其遠是非倒置孰有愈於今日者乎今日者忌於洲之異色之異國之異而爭滿漢之異則異日者忘滿漢之異而爭省之異爭縣之異爭鄉之異爭家之異爭身之異揣不羣不公之極有所必至者也謬矣哉排滿之說也逆書曰革命必務去滿人壓制之根性務除漢人服從之根性豈知壓制服從之根性分於位分之上下權力之強弱非分之於滿漢也不見漢人之得高官執大權者其

壓制手段有以異於滿人乎不必高官大權也里正鄉董一朝得志則欺其鄰謂壓制之惡根性漢人乃無之乎滿人之服從 朝廷與漢人無異而庚子之役執順民之旗叩首乞性命者滿人尤比比也日本之據遼東俄人之據滿洲聞滿人有不肯服從而起義兵者乎世僕奴才怡然不恥謂滿人無服從之根性又非也大凡人羣相處既久根性漸同所謂服從壓制二根性滿漢黨共有之位分上者權力強者即以壓制爲事下者弱者即以服從爲事無分於滿漢也推其病原則由自私自利而不知羣理不知公道卽今日滿漢之畛域亦係不羣不公之根性所發現者也悖矣哉壓制服從之說也至若日本田野君所著支那革命運動一書凡自戊戌變政以來靡不載及譚劉楊林諸君亦在其內不知此數人者是維新也非革命也革命黨自革命黨維新黨自維新黨維新黨望 大清之興革命黨望 大清之亡二語可以剖之故有冒犯 慈顏以去官者若安維峻沈鵬諸人可惜也有直言招忌而見戮者若袁昶徐用



儀諸人可悲也若夫章炳麟自稱爲炎帝鄒容自署曰國制兩人皆稱 大清

列祖

列宗爲民賊則其宗旨自成宗旨不與維新家之著述同

客帝一篇蒙古盛衰一首不過不認滿洲致康有爲一書則詆上爲小醜夫以  
皇上之盛德凡講維新者皆抱請 太后復政之宗旨誠以 皇上

英明真變法救民之主也而章炳麟竟曰不變法當革變法亦當革不救民當  
革救民亦當革是何言與蓋章炳麟之書非良言非清議不過欲殺滿洲人耳  
鄒容言革命軍有殺滿之語且安排殺滿之法居然有章程末又引劉伯溫之  
言曰殺盡韃子方罷手其言之悖謬若此其人之居心尙可問乎斷之曰大逆  
不道不是過也謹議

吳孝仁

我中國自數年以來外侮日逼國勢日弱爲自強計者莫不曰變法哉變法哉  
然而法既變矣中國之貧依然如故弱亦依然如故於是更有一班少年倡言

革命者矣廣西已起革命軍而日本之留學生亦有以革命爲目的者然明目張膽流傳刊布儼然以革命自稱且以革命之據顯示於人者則莫如鄒章之革命軍一書而革命遂成今日之一大問題客有白予者曰富於服從性質乏於民族思想中國之人比比皆然則彼革命一流人非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邪予曰唯唯否否不然天下事恒壞於少年浮躁之輩蓋無深識又無遠慮但逞浮躁之氣鹵莽以從事未有不敗者故革命之事不可爲也革命之人無足取也予於此安能不駁哉爰駁其大略如左

一曰革命之不審時勢也比如有人於此與異姓之人同居一宅一旦忽有羣盜來方且欲佔房屋奪產業當是時將與異姓人同心協力以禦羣盜乎抑將因其人之異姓落阱下石并將已之產業已之房屋飽羣盜之劫奪任羣盜之佔據乎吁此三尺之童必有能辨其不可者也今之時勢何以異是彼以爲滿人非我族類也然

世祖章皇帝提兵入關中國人尊奉之者已二百餘

年於茲矣而自紫髯碧眼兒闖入剝削我權利猶未足甚至欲瓜分我土地是今日之爲患者歐美人也非滿人也爲今之計正宜以禦外侮爲要務而忽復出此無意識之革命無論其不能有爲也卽能與滿人一搏戰於滿人固蒙其害於漢人亦未必有利白人從而干預中國之爲中國將不可問矣而彼則曰對敵干預之外國然以卵投石容有濟乎總之漢人與滿人爭白人乃坐收其利此勢之所必然者也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爲計之左莫甚於斯然則與但知同居之爲異姓不顧羣盜之來劫掠者有以異乎故曰革命之不審時勢也一曰可以不革命而竟言革命也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是革命之濫觴然其革命也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君子迎君子小人迎小人無他以其國人之同心也卽泰西各國革命之事亦屢見而不一見矣然英國之革命以議院之決裂故也法國之革命以平民之運動故也美國之革命以國人之公憤故也所以然者蓋革命之事破壞之事也苟非萬不得已必不可有此舉動必也國民

之多數皆欲出於革命乃不能不出於革命而反觀今日之中國則豈其然豈其然雖曰滿洲與歐美同爲異族然一言歐美人則必罵之曰洋鬼子一言滿洲人則必尊之曰我之

皇帝也於以見中國人愛戴滿洲人之心猶未衰也反對滿洲政府者不過革命黨區區一部分而已故彼方曰我中國今日不可不革命我獨曰中國今日可以不革命而彼獨云革命耳於康湯武克林威爾盧索華盛頓諸英雄當不能不破壞時而出於破壞也今之倡言革命者乃可以不破壞而故欲破壞也假使起湯武克林威爾盧索華盛頓諸英雄於地下必有以爲非是者矣

一曰今日不可革命也今之中國人不明治體不知時局者十人之中居八九焉程度之淺如此資格之低如此而曰革命革命是猶使跛者走而瞽者視也可乎哉無論一聞排滿之言變色而卻步也就使如革命黨之願四萬萬人羣起而革命矣然此等無智識之民但能爲野蠻之革命必不能爲建設之破壞

不至爲洪楊之繼者幾希亦何賴乎有此革命哉夫湯武與英法美之革命也皆胚胎數十年數百年之前故能演出如此大活劇今何爲而驟焉忽焉竟言革命逞排滿之私見不察程度之何如資格之何如是亂暴狂躁之尤者也將欲興革命之教育邪則教育之事非易言經營數十年之久猶恐不克有完全之一日將欲去奴隸之根性邪則西哲有言習慣者第二天性十倍於天性之天性中國數千年之習慣又安能一朝一夕而去之蓋亦不思之甚矣故予謂革命之事即使爲天演之公例即使爲世界之公理猶且不可出之於今日之中國也而况革命者卽大逆不道之代名詞邪

一曰革命之不圖後患也革命乎其學界之蠢賊文明之公敵乎何也蓋自革命軍一書出現後於是革命二字大惹世人之注目上以嚴求下以嚴捕而指非革命爲革命者必有之在地方官之捕革命黨固爲應盡之義務而其所以致誤之由實革命軍有以流毒之也近日四川某官之於閱報社也指之曰革

命嘉興之解散演說會也名之曰大逆皆由於此卽南匪之事未始不由於此向使無革命軍其書何至有是邪乃於學界上生種種阻力推原禍始鄒章之肉其足食乎夫有志之士倡言維新方冀中國之前途有一綫之光明而無端忽起此革命之風潮以阻礙之噫彼其人不爲滿洲計獨不爲中國之前途計邪而爲此不圖後患之事果奚爲邪

夫然而益歎革命之事不可爲革命之人無足取也不觀洪楊之禍乎荼毒者十餘省殘殺者十餘年徒滋騷擾無補於事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彼革命黨甯不知之乃爲此決裂之舉動所謂尙少年血氣之勇而不顧大局者也至於謗毀 朝廷昌言叛逆例之以居下訕上之罪加之以犯上作亂之名則尤顯而易見人人能言又何煩予之駁哉

蘇隄

俄北瞰英西睽法南隣日東眈處四強鄰之中而爲中國岌岌哉况磨牙涎舌

思分其餘者尙十餘國遼臺茫茫回蠻擾擾人心皇皇事勢僂僂不可終日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蒙盟奉吉青海新疆衛藏土司圍徼之守咸爲異墟燕齊閩浙江淮楚粵川黔滇桂膏腴之地悉成盜糧今日革命之黨無非恨外人之欺凌也將士之不能戰也大臣之不通變也官師之不興學也百司之不講求工商也於是倡爲革命之議到處演說以求合羣而自振嗟乎安得此亡國之言哉革命之議無一益而有百害議立議院與蘇隄駁議曰中國士民至今安於固陋者尙多環球之大勢不知國家之經制不曉外國興學立政練兵製器之要不聞卽聚膠膠擾擾之人於一室明者一閻者九游談藝語將焉用之且外國籌欸等事重在下議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議院故必家有中貴者乃得舉議員今華商素鮮鉅貲華民又無遠志議及大舉軍餉必皆推諉默息議與不議等耳似此無益之議指不勝駁方今中華誠非雄強然百姓尙能自安其業者由 朝廷之法維繫之也使革命之議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

綱不行大亂四起倡此議者豈得獨安獨活且必將劫掠市鎮焚毀教堂昔法國承暴君虐政之後舉國怨憤上下相攻始改爲民主之國我朝深仁厚澤朝無苛政何苦倡此亂階以禍其身而并禍天下此所謂有百害者也近日撫拾西說者甚至謂人人有自由之權益爲怪妄蘇隄駁議曰環球萬國必無此政生番蠻獠亦必無此俗至外國今有自由黨西語實曰里勃而特猶言事事公道與衆有益譯爲公論黨是也譯爲自由非也若強中禦外之策惟有以忠義號召天下之心以朝廷威靈合九州之力乃天經地義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濟以國家之餉需勵以國家之賞罰而以耿耿忠義百折不回之志氣激厲三軍感發海內故能成戡定之功豈平權自由哉豈革命哉

### 王望來

公法凡民衆結黨執兵抵禦無論意在改易君國政務或意在更換臣宰皆作叛逆論叛逆西國刑律至重微罪觸君皆曰謀反謀反之罪律有五項謀行弑



國王王后太子儲位一也威迫凌辱王后長公主二也在國境內謀爲大逆興兵拒王三也在國境內歸附敵人倒戈以助四也而殺宰臣庫司審司五也莫謂中國有是典型而西國無此國法彼革命者僅知西國有公理不知西國有公例遂以華盛頓爲貿然可學步者豈知華盛頓亦通達義理之人假使生於今日之中國與守法奉法之流無以異故當數英王之暴虐條告諸邦明言處極無可奈何之時值萬不得已之勢故國民莫不共諒其苦心英王不能爭勝於兵力卒許各國自立爲國於是亞美利加州全部之地不屬於英號合衆國使華盛頓無義理之可言不過叛逆之徒見正於西律而後已他國亦安肯認其獨立哉由是言之公法雖有理法例法之分而泰西治其國內之例未嘗離乎公法亦以公理爲本所最禁者造言倡亂文字辱朝廷詆官吏蔑公道敗綱常今之革命爲名者刊布亂言樹禍家國非倡亂者乎必莫辭其罪矣難之者曰中國本有 王章何以舍中言外曰是不然彼既以西國之公理欺中國得

勿以西國之公例定其罪乎嗚呼獨立之旗未插自由之鐘未撞束手而入西國牢籠雖以大聲疾呼叫起國民絕無應者足徵滿之得漢至厚恩澤猶在人  
心非一二亂逆之徒所能搖亂者也

陸仲昂

有公天下之心而後不爲利天下之事苟存利天下之意則雖有公天下之言  
其不爲識者所窺破者幾希矣如蜀人鄒容僞託公天下之說陰濟其利天下  
之私作革命軍一書讀其文曰平權自由創爲民主興設議院似天下之公言  
焉而窺其宗旨實以排滿爲起點嗚呼是直利吾朝之天下耳非心乎革命  
者也案革命二字易一見之外無聞焉試就其文義釋之蓋賦於天者謂之命  
成於人者謂之事事苟合理命亦隨之故事與命初無二致事或不合天理革  
其事無異革其命也使必欲革一姓之命以爲革命是覬覦神器者之所爲非  
西人之公例也如英以賦稅繁重而革命未聞賦稅既平并英君主之位而革

之矣法以貴族專橫而革命未聞民權既伸并伯理璽天德而革之矣卽美之獨立革命亦從未加害於本國此雖名爲革命不過如鬻權之強諫用強硬手段使國之秕政不得不一掃而空之故所謂革命者實則革其舊染之汚如易言革故鼎新之謂也而鄒容乃假此名詞以貪我二百餘年之王業嗟乎若鄒容者非以公天下之言陰濟其利天下之私乎何以言之觀其革命之建立悉倣共和政體夫民必有共和之資格乃能享共和之幸福建共和之施設彼美民本富獨立性質於國會未成立之時使無華盛頓周旋補救則外交之艱險政黨之齟齬財政之困乏恐獨立之旗亦不能常飄於西半球也今中國之民與美國較必曰程度非我所及矣中國向來之政體與美國較又曰習慣非若彼之易矣邪容欲爲舉世未見未聞之事且迫而行之一旦嗚呼是適以亂天下耳安能達其共和之目的哉昔洪楊之始亦嘗假此以號召天下密約與國矣而未幾沈沈夥涉專制益深彼鄒容毋乃類是然我知其尤有甚於此者中

國主權荒棄已久曰不許異種人沾染我絲毫權利未知西人肯拱手而讓還我乎抑攘臂而取諸懷乎如是則拳匪滅洋之禍必復見於今日也夫鄒容非不見此祇以保種之妄念倡爲排滿尤不得不言仇洋豈知洋無可仇之理中國而能自強彼必自願退讓不然雖曰不許沾染而藏則爲紙上空談行則爲衆矢集的欲舉大事者毋亦自知失言乎且以排滿而論尤爲無理攷今之遼東卽古之幽并等州也聲教所暨曷分夷夏春秋之義視乎其人滿人人關二百餘年當開國之初桀犬吠堯亦無足怪迄今相安已久不謂繼洪楊而起者有鄒容其人果真排滿乎抑利滿人之天下乎吾不得而知之卽自可知者而言 皇帝統御六合名爲滿漢實則以漢爲家而滿則一隅之地不足有爲豈有專顧滿人不恤漢艱之理卽略示界限者初恐滿凌漢人所以滿人不准經商坐以待斃我漢人曾有此苦乎鄒容但計滿漢之官階不言滿漢之狀況必不足以服滿人之心矣然猶簧鼓排滿者見王靈之不振欲周鼎之是窺狐鳴

篝火不可無名非真能保存漢種建設新中國也故曰欲行公天下之事而爲此公天下之言實則利天下而已矣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唐昌善

爲善不同同歸於治爲惡不同同歸於亂五帝官天下而天下治三王家天下而天下亦治莫謂民主足以興邦君主不足治國心在於善雖君主之國亦治心在於惡雖民主之國亦亂天下之治亂不在君主民主之分而在人心善惡之別今之革命者意欲興漢滅滿易君主爲民主蓋將肆其惡以亂天下又借美之華盛頓爲證其設心槩可知矣夫亦烏知華盛頓之所處之地與所遇之世乎徒見漢之帝滿較美之屬英約略相似遂逞此中原多故之日將下華盛頓手段於中國呼之以國民教之以自由是誠何心哉是心也極南董之直筆不能狀其奸者也亦曰叛逆而已矣嗚呼使人人皆操此心篡君也僭亦君也盜君也讎亦君也善惡邪正之不分其何以治天下乎中國自伯夷叔齊以身

殉難之後節義大明於天下又經孔子發明於是歷星霜而不朽懸日月而不刊遂萬世不可易由秦漢以迄元明天人授受之際一身恥事二姓依首陽山日月之末光也斯義也中國獨有之義非萬國共有之義也非萬國共有之義是以中國尚君權不尚民權也夫權也者操之上則治操之下則亂自古然矣故大同之治難小康之治易爲其難不若爲其易之爲愈也抑小康必不失爲善世豈真有大同之治哉革命者欲易君主爲民主亦烏覩所謂大同乎苟不大同必成大亂故罪莫大於今之革命宜合地球而同誅者矣詎特君主之國所不容卽民主之邦可容乎哉

唐秉均

革命宗旨不外乎自由自由之說始於法王路易十四時浸淫於君主神權之說人類尊卑貴賤制度階級等差如石壁金城牢不可破有盧索氏出聰明先覺以人民眼前之理想著書立說感動國民大反前此之所爲蓋欲遂私情脫

羈縻也於是英美法遂相繼而有革命之事中國自由昉於梁卓如梁避禍東瀛彼國習於盧索之說無上無下皆囂囂然有平權出柙之思梁習慣成性因作飲冰室自由書一冊華人之遊學者化之合羣心立黨會始惟昌言於日本繼則蔓延於中華曰滅清曰興漢務除專制之政體務去服從之根性恃少年之血氣與叛逆相同蒙謂此等黨人斷不能革國命適足以革已命已耳夫革命二字果天演之公例乎世界之公理乎夏桀無道命革於湯商紂無道命革於武則革命者應天順人之舉除暴安良之法也若彼之所謂革命專講自由不論君德如意之波拿利俄之尼希利黨皆是徒足爲國民增禍亂不能爲國民增幸福也雖聖賢之教化君相之紀綱宗祖之嘉言父師之懿範亦視之無當我意必弁髦而棄之存自由之心而爲革命之舉我未見其能濟者也慕拿破侖之事功無華盛頓之實學徒於腦質中印自由之性眼簾中具自由之形耳根中聽自由之說口窟中道自由之言立異矯同明明示方鍼也而曰壓制

明明守範國也而曰奴隸一若涉世之道必須門戶一空疏放跳脫方成爲乾元所造之人所賦之性且見夫美以自由而立法以自由而興日本以自由而強起之速因執意破成見闢新畦裂冠毀冕家可破身可殺如是而謂自由吾不知其命意之何在不爲天民大人忠良豪傑而爲亂臣賊子大奸巨寇自由誤之也夫自由之義西國名里勃而特里勃而特者猶言事之公道合性理順人情也譬如天空行星轉動自由而晝夜循環不離軌道則亦何礙於自由哉中國少年動謂國家政事之苛壓力之重然觀於城市閭巷之民苟爲上官鑒察所不及卽鑒察及而無惡於上官服制之相違權量之不合亦儘有私行其意者而尙謂不自由乎蓋不思之甚矣大抵天下事不過成敗兩途有所謹於微必有所成於大有所屈於己必有所伸於人若欲自由先求自治文明野蠻之判亦在乎擇之審用之精而已非然者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美盧索之學術失孔孟之精微受治於君而不以爲君受生於父而不以爲父以仁義道德之



士逞囂張狂妄之爲出以僞而不出於誠甘爲逆而不甘爲順此自私自便之小人也烏足以語自由烏足以知革命

鴻陸達

盛明之世君君臣臣父子天下無敗類海內盡良民各安其分盡其業無所謂黨及其衰也朝政日非人心日壞弊端日積風俗日漓黨於是乘之而起矣歷觀漢宋明來黨禍罔不如斯然雖同是黨也其中亦不無君子小人之別東漢黨人雖以血氣用事識者猶或諒之宋之黨人多賢人君子正學大儒獨明之黨人良莠濶雜薰蕕同器大半無行失志之徒參廁其間朝白暮黑信口雌黃犯衆怒以爲直植私黨以爲強宋固無此僞學漢亦無此陋習也顧明之黨既不逮漢宋今有一黨焉更有不逮於明者斯黨也何黨也卽所謂革命黨也其宗旨不外排滿復漢獨立自由諸端皆妄人之思想非志士之思想也皆野蠻之思想非文明之思想也雖然彼其言亦曰革命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

之革命野蠻之革命庚子之義和團意大利亞之波拿里爲國民增禍亂文明之革命講一切平等自主之權利爲國民增幸福然而其言爲國民增禍亂是也爲國民增幸福非也夫天生民而作之君作之師君也者所以治民者也師也者所以教民者也民不能自治而賴君治之民不能自教而賴師教之則民既受治於君受教於師自當一遵君師之約束不敢有所違逆則安有所謂平等安有所謂自主哉平等也自主也斯卽無父無君之道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豈徒野蠻哉而顧謂其能文明矣乎盧索之民約論孟德斯鳩之萬法精理彌勒約翰之自由理此蠱惑人心之蝨賊英國行之而英國亂美國行之而美國亂法國行之而法國亂且其亂機尙無已日我不解革命黨人涵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二千年來文明之教化者竟亦聞其言而變易其肝腸迷惑其心志公然佈革命之說編革命之軍俾 朝廷視爲逆徒民間目爲亂黨殺之可惜宥之不容此固世衰道微所致邪抑淺見寡聞徒恃血氣之有以自取

也爰作駁議爲革命黨勸尤爲世之入革命黨者戒

革命隨筆 附

于子曰革命者殆守舊家言非維新家言也排滿洲而取法泰西殊多窒礙若出守舊家卽是尊中國卑夷狄之舊話理轉調直

革命於守舊實無甚關係而大有阻力於維新故維新之惡革命必甚於守舊者爲其莠之亂苗紫之亂朱鄉原之亂德也不然鄉原且衆皆悅之何獨見惡於孔子故曰不惡鄉原不成孔孟不惡革命必非真維新家

大兒華盛頓小兒拿破侖亦謂兩人昆弟爾西人輒以華盛頓拿破侖並論然拿破侖萬萬不足爲華盛頓之弟且拿破侖雖標民權其心刻刻在君權上

華盛頓固真心立民主之國然當英法失和國人皆欲助法獨懸兩不偏助之令一時謗議蜂起甚有書其名於清風鍛下者諫者數四華盛頓卒堅持而不肯易

美之成民主賴法助耳今中立不助法在華盛頓自有深意然不免辜恩此國入所以不服也及與英國立約又大拂衆情獨自

畫諾旣宣示而下議院務欲破約請總統發條約更議華盛頓答云若修約大

政下院亦可干預成何體統顧謂廷臣曰我必不能從其請也則民主又未嘗不專制也

革命曰彼英法等國之能亡我國也實其文明程度高於我也我不解我同胞不爲文明人之奴隸而偏愛此野蠻人奴隸之奴隸噫天下文明有過於我中國孔子者乎彼西儒尙有服膺孔子者且曰基督之教雖善猶不及孔子之得中卽鄒容亦知孔子爲生民未有之神聖滿洲進中國未嘗斥退孔子也則猶是中國文明也我同胞何爲其不愛之夷則夷之進於中國中國之其道至正其理至顯又何不解且容方言我同胞無種性何忽又願爲英法等國奴隸真不可解矣

中國之弱非弱於不文明直弱於不野蠻然弱猶非大患也患自有在

革命軍之語最成理者在言官制一則不特滿缺多而漢缺少漢缺自修撰之外未有滿人不可與者同治間崇綺點狀元不爲例而特標滿缺者則漢人不能與此在祖宗朝立法勢不得不如是乾嘉以後宜可變通第斯言也出之滿人爲至公無我

之度量出之漢人爲不必翻之舊卷凡鄒容所言之近理者皆人人知之非鄒

容一人知之何必於四萬萬同胞之前嘵嘵不已

鄒容方以入中國考棚爲  
恥何又計較官制之多少

革命曰吾同胞今日之所謂朝廷所謂政府所謂皇帝者卽吾疇昔之所謂曰  
夷曰蠻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韃靼此言諒哉鄒容亦知今日與疇昔矣鄒容果  
今日人乎疇昔人乎居今日而談疇昔舊哉舊哉我故嘗曰革命諸人惜其不  
生明季然使今之革命諸人生明季其又必媚滿而決不排滿非輕詆也彼其  
中藏一望而可知排滿而效法泰西則豈真爲匈奴韃靼哉疇昔之明今日之  
清也疇昔之滿洲今日之泰西也

世界論種族譬之學人持門戶世家誇門第本識之最淺者也然學人持門戶  
世家誇門第在彼猶各有依據種族之說直爲無據之談試問果孰見之孰徵  
之不過其說出西人遂奉爲至論若本中國舊說又不知詆謫之者至何程度  
矣抑又有說焉世有人家賢子弟曾見輒舉其祖父之美誇示人前者乎惟有

一種不肖子孫羞宗辱祖不已而偏好援先世以驕人蓋其自念一無勝人之處惟有祖宗顯貴尙可壓倒他人之祖宗動曰黃帝子孫無乃類是

四川羌戎界也 鄒容決非

黃帝子孫而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則謂同胞轉可若如章炳麟說種族以歷史民族爲界不以天然民族爲界然則何必談種族

革命曰謂曰汝之父非眞汝父也其人莫不立起而怒且其序曰以是報父母之恩我是鄒容猶知有親矣我不知容之父若祖亦有入仕 本朝者否有采芹與歌鹿鳴者否有捐納虛銜封典入太學者否有一於此容何面目對之是何但爲國之罪臣亦其家之逆種矣若據其所言報仇之說父以託諸子子以託諸孫孫以託諸元來初是容之列代祖宗竟未一人有頂帶者而且懷報仇不遂之志則固舊爲野族也爲茲野言又何足怪若夫他人之祖宗則不然也其孰能聽之

執一人而謂之曰汝之父非眞汝父也爲汝父者某某也其人莫不立起而怒以詰其直而後已此其說亦近人情者也然使謂之曰汝之高祖非眞高祖也

則奈何夫亦曰我父我祖既戴之爲祖我何爲不祖之足見言者之妄爾且曰爲汝父者某固有眞父也今鄒容究欲以何人爲眞君平等自由是無君也又何汝父不汝父之云

親之曰同胞辱之曰奴隸不過一心合計謀反固夫人知之但凡事總須論實若中國人皆同胞置我親兄弟於何地若中國人皆奴隸置我家僕於何地中國之大弊一言以蔽之曰不實容固猶是中國人也

自由之由卽論語誰能出不由戶之由故西人有曰野蠻不自由無教化也學生不自由尙待教化也然則自由者皆能知由戶之人矣由戶而出自出也由戶而入自入也夫是之謂自由蓋惟戶可以由若壁則不可以由惟知壁不可以由故其由者莫非戶則何不可自由之有乃有一人破壁而躍出曰我自由也野蠻哉野蠻哉此無教化之所以不自由也見有一人破壁躍出亦從而效之躍出是效其野蠻矣此尙待教化者之所以不自由也有教化人則雖見此



破壁之可躍仍舍之而猶戶故可以自由鄒容之作革命軍其自謂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板自由者破壁躍出之自由也

自由是極深學問從心所欲不論矩其自由之謂乎然則世人愾無輕曰自由

有爲革命者解曰彼黨之言曰所志在甲則當言乙所志在乙則當言丙若言乙則止成爲甲也故不可不言丙今之爭言革命者其實期止在於革政耳曰然則彼實期設真在革命又當談何等名目

與顧冰畦書 附

冰畦足下寄南城一書度早見矣自賴捕教長辨革命之誣釋出後音息落落邇來申地報紙亦不題心逸歸略得一二近况噫諸君演說之初懷豈不憤列強逼迫不惜大聲疾呼喚醒同人冀收挽救而孰意因是反授權外人身雖得庇素志全非夫公冶縲紲墨翟幽囚四君之被拘未可謂不幸四君之釋真大不幸事矣前者上臺已飭至松郡由許侯訊決乃遲之又久至今在申未往豈尙有所畏邪度四君之智必無畏則何爲不往且其事本無可畏也凡訟在本

人言必掩飾故有賴他人代白者此案反是他人代白不如自白蓋革命黨人必不肯自辨非革命彼且謂刃加我頸我終言革命則自辯非革命卽非革命黨矣革命黨無君而我輩皆有君革命黨忘親而我輩皆有親四君詎不能作是語邪則許侯其奈我何鄒章之受庇於外人其不敢挺身一出者誠革命黨也非革命黨則何畏之有今不往轉乃自坐實於革命是自誣矣抑我輩不但非革命黨且夙痛惡革命黨若此則其辭更闕特此則未知四君意究何如若在僕真痛惡革命黨夫以我祖我父所推戴之國家及我身猶未滅亡而先不識苟非真野蠻安得有是諸君得無笑曰此老又真頑固否然僕以爲今之頑固無若鄒章夫以我祖我父所推戴之國家而一旦不識斯不亦頑乎刃加我頸終言革命斯不亦固乎沈蓋之被逮有其日本舊居停主人曳之斥曰吾國事無汝涉諸君固不爲鄒章何遽不逮沈蓋之遠也且沈蓋之往明知不往則生往則必死今四君之往不往事不了往則事了果何爲遲留至此哉願

此四君稍持主見毋徒諾諾於捕教長之用意或者於演說本旨不至盡澌滅滿局殘碁賸此一著矣誠有所畏卽不礙與捕教長同往更萬無一虞此特爲諸君設以僕論之殊無須也此書大旨前夕已致心逸意必轉報今知未寄故復瀆陳語多質直毋曰狂言利有攸往請卽三思不宣嚙頓首

# 時中書局新書出版廣告

本局延聘通才編譯泰西藝文並設駐東編譯所於日本譯收東西各國新書陸續付印現已出版裝訂精美取價從廉局設滬南高昌廟桂墅里今將發行處及分售處列左

總發行所 (滬南高昌廟桂墅里) 時中書局

發行處 (四馬路) 古香閣 (滬城內) 掃葉山房

外埠分售處

(粵垣) 聖教書樓

上海分售處

普通學書室

(豫省) 大學堂宋教習處

開明書店

格致書室

(蘇州) 掃葉山房

一新書局

廣學會

(杭州太平坊) 德記

江左書林

著易堂

(閩省) 曹素功墨局

中西書室

醉六堂

(湖北) 官書局

支那書局

會文堂

(汴省) 茹古山房

廣益書室

啓文社

(汴省) 開明書店

新昌書局

理文軒

(北京) 文明書局

通社

文瑞樓

(保定) 文明書局

新民譯印局

新中國

(四川成都) 崇文書局

新民叢報支店

飛鴻閣

(重慶) 崇文書局

廣雅書局

緯文閣

商務書館

千頃堂

新書出版目錄提要

萬國政治制度

洋裝一厚冊 定價洋壹圓四角

心界文明燈

洋裝壹冊 價洋五角五分

教授法通論

洋裝壹冊 價洋陸角

丈夫之本領

洋裝壹冊 價洋柒角伍分

女子新世界

洋裝一冊 價洋三角六分

經濟綱要

洋裝一冊 價洋五角

西洋歷史問答

洋裝一冊 定價洋七角

教 育 制 度

洋裝一冊 定價洋捌角

戰 餘 錄

洋裝一冊 價洋四角五分

外 患 史

洋裝壹冊 價洋四角五分

統 計 學

洋裝壹冊 價洋壹圓

值 探 談

洋裝壹冊 價洋叁角陸分

亞 洲 三 傑

洋裝壹冊 價洋柒角伍分

精 選 直 省 闡 藝

每部四本 價洋五角

性 質 談

洋裝壹册 價洋肆角

奇 想

洋裝一册 價洋三角五分

是書分二十四想作者以極熱之心出以極幻之筆菩薩眉金剛目廣長舌兼而有之允推我國思想界之特色凡我國民不可不一手是編

恒 星 新 表

洋裝一册 價洋三角

吳縣葉青譯採近年英國航海歷書編爲是表列大恆星四百七十兼標中西星名附錄天文家所用弧角并最新測算諸法學者用以測量經緯各度考驗中星時刻最爲確實即初學辨識星名以認方向亦仰觀之一助也

格 致 讀 本 三 編

每册 價洋四角

是書爲英國莫爾顯原著闡解物理至爲詳晰譯筆明達兼附圖畫使讀者易於解悟洵爲教科之善本

西 洋 歷 史 提 要

是書日本有賀長文原著有賀氏所著東西洋史皆爲其國學者所宗仰是編尤淘汰純粹論議精審以西史歷代最繁賾之事實皆撮舉要領運之於議論之中求之中軼其猶馬端臨之文獻通攷序張溥之歷朝紀事本末論歟爰譯而版之以爲有志於鈞元提要之業者之一助

光緒三十年甲辰正月出版

定價大洋四角

版權所有

著者

芸香草堂經義齋

南匯東城門內

印刷者

時中書局活版所

上海老高昌廟桂墅里

發行者

時中書局總發行所

上海英租界四馬路

同

古香閣

上海城內彩衣街拋球場

同

掃葉山房

上海英租界四馬路

販賣所

開明書店



集中法篇為

考妙先生門下古作而名卷仍仍世豈及  
駁議耳

是位了朱太忙字德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5777B



282470